

27 萬 5 千人數字遊戲背後的社會公益

劉曜華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台灣中社候補監事

2005/03/28

326 反分裂法嗆聲大遊行在和平、自由的氛圍下圓滿落幕，身在人群中的社會各界相信應該也從其中得到不少享有自由的喜悅，不能參與盛會的各界或許也在台北以外的家鄉以不同形式呼應台北首都的集會與遊行。很難想像有一天台灣會變成一個不能上街頭表達自我當家的畫面，因為 326 萬人湧動的美景已經推翻了那個不可能出現的畫面。

就在眾人享受豐盛體驗準備回家的時刻，一個奇妙的數字出現了，27 萬 5 千人。這個數字的出現夾帶了第二大這個莫名的排名，瞬間萬人感動的場面變成一個數字競賽的辯論，說真的很不值得，也很可恥。

街頭對很多小孩子而言是過往遊戲與社會化教育的公共空間，也是大人弱連繫關係建立的場域，隨著現代化腳步的逼近，汽機車吞蝕街頭空間的事實並沒有得到太多台灣地方行政首長的注意，馬路拓寬及騎

樓連結也沒有給予行人應有的關懷，不知覺中台灣的街頭已經變成台灣生活文化的毒瘤。

街頭長期以來也被視為社會火藥庫，當愈多人民願意走出溫室，訴求超乎個人當下利益，其實也代表台灣民主進展的成熟與喜悅，自由畢竟是對抗集權火藥庫的普世良方。

如果我是台北市長，我不會刻意用數字挑起台灣社會這股日益成熟的民主神經。反之，我會用數字來檢討以下幾個項目，畢竟後民主社會的台灣，大型遊行集會(mega-event)也是一個大生意，值得有企業經營理念的市政府團隊與市民正式迎接他的來臨。

第一，在可見的未來，首都台北的街頭將有更多的遊行集會，一個負責的市長怎麼營造一個好的集會環境呢？台北市過往的都市規劃與設計有這種養份嗎？台北市目前可供大型集會與遊行的街頭與廣場在大型集會遊行活動的衝擊下，是否直接影響其他市民的生活權益呢？集會遊行的商機如何轉化為好生意？集會遊行與市民正常生活的使用機能及動線衝突如何化解呢？數字可以說話，一個百萬人與十萬人的集會可能造成的影響程度是

否一樣呢？台北市的空間規劃還有那些改善的空間？在這些問題的指引下，身為台北市長的我會正式地籌組專案小組處理這些事宜，並且責無旁貸地營造台北市成為最適合集會遊行的首都聖地，創造雙贏的局面。

第二，在市政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一萬人、十萬人集會與百萬人集會可能涉及的警力分派、大眾運輸調度及垃圾回收等資源投入有否差異性？有否改善的空間與策略方向？當多數警力被挪到集會場所的時候，非集會場所的治安與民生問題可否不受到影響呢？如果我是台北市議員，我會請台北市政府公佈從去年 313 到今年 326 等多數大型集會及遊行的市政資源投入數字，讓數字先說話，看看歷次的集會中，台北市政府花了多少人民的納稅錢？也會委託研究評估多少非台北人在歷次的大型集會中在台北市消費了多少金額，促成台北經濟成長的比例有多少？

總結而言，台北市長這次的數字挑逗雖然輕浮，但是個人相信台灣社會應該已經具備轉化 27 萬 5 千人與百萬人等數字表面意義的能力，畢竟民主的成熟也需有智慧的公民懂得在關鍵時刻，化無聊與無恥的數字為有意義的公共事務討論，就讓我們開始用 27 萬 5 千人來改造

台北城吧。如果台北不能，那我建議未來的台中直轄市長趕快站出來
搶食這個民主自由大生意吧，讓首都台中的街頭廣場成為最適合表達
人民意志的好所在。